

21 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汉语音韵学 基础

(修订本)

陈复华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1 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汉语音韵学基础

(修订本)

陈复华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音韵学基础/陈复华编. 修订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21 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ISBN 7-300-03991-X/G·839

I. 汉…

II. 陈…

III. 汉语-音韵学-教材

IV. H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1736 号

21 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汉语音韵学基础 (修订本)

陈复华 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编 100080)
邮购部: 62515351 门市部: 62514148
总编室: 62511242 出版部: 62511239
本社网址: www.cru-press.com.cn
人大教研网: www.ttr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特印刷厂

开本: 787×980 毫米 1/16 印张: 11.25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 199 000

定价: 1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编 总论

第一章 音韵学	(3)
第一节 什么叫音韵学	(3)
第二节 音韵学的功用	(5)
第二章 传统音韵学对汉语语音的分析	(7)
第一节 声母的分析	(7)
第二节 韵母的分析	(13)
第三节 声调的分析	(18)
第三章 反切	(21)
第一节 什么叫反切	(21)
第二节 反切的方法	(23)
第三节 反切的缺点	(25)

第二编 广韵

第四章 《广韵》说略	(31)
------------	------

第一节	韵书的产生和《广韵》的由来	(31)
第二节	《广韵》的体例	(37)
第五章	《广韵》的声类	(39)
第一节	求《广韵》声类的方法	(39)
第二节	《广韵》的声母	(45)
第六章	《广韵》的韵部	(49)
第一节	《广韵》韵目的四声配合	(49)
第二节	二〇六韵的分类	(53)
第三节	二〇六韵与等韵图	(65)
第四节	《广韵》的韵母	(79)

第三编 《广韵》音系与普通话音系的比较

第七章	《广韵》声母与普通话声母的比较	(89)
第一节	《广韵》声母的演变和普通话声母的来源	(89)
第二节	《广韵》声母清浊与古四声演变为普通话四声的关系	(100)
第八章	《广韵》韵母与普通话韵母的比较	(103)
第一节	《广韵》韵母的演变和普通话韵母的来源	(103)
第二节	《广韵》韵母与普通话韵母比较表	(123)

第四编 古音学(上古音)述要

第九章	上古音的声母	(137)
第一节	求上古音声母的依据和方法	(137)
第二节	前人对上古音声母的研究	(139)
第三节	上古音声母及其说明	(140)
第十章	上古音的韵部	(145)
第一节	古韵分部和古韵分部前的历史回顾	(145)
第二节	古韵分部的历史沿革	(149)
第三节	古韵三十部与谐声偏旁以及《广韵》二〇六韵的关系	(156)
附录一	普通话声母、韵母的汉语拼音方案与国际音标对照	(170)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和部分论文篇目	(172)
后记		(173)
修订版后记		(174)

第一编



总 论

- 音韵学
- 传统音韵学对汉语语音的分析
- 反切



第一章

音 韵 学

第一节 什么叫音韵学

音韵学是研究汉语语音各个时期的声、韵、调系统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是中国一门传统的学问，是汉语语言学的一部分。所以，音韵学又可称做历史语音学。

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学者就开始了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了音韵学这门科学。它包括古音学、今音学^①、等韵学三个部分。古音学是以《诗经》用韵和谐声字为主要材料，考证周秦时期汉语语音系统。今音学是以《切韵》音系的韵书为重点对象，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汉语语音面貌。等韵学是制成若干图表，着重分析汉语语音的声、韵、调结构；阐述汉语发音的原理和方法。

谈到音韵学，往往有人把它看得很神秘，似乎这是一门玄妙的学问，可望而

^① 在传统音韵学上，为了方便往往把“今音学”摆在“古音学”的前面。然而历史是从古到今的，所以时代的先后应该分清楚。

不可及。其实这是人们由于不了解音韵学这门科学而产生的一种错觉。音韵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它根本没有什么“神秘”与“玄妙”的特点。在音韵学这个领域内，古代学者下了不少功夫，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五四”以后，中国的音韵学家利用现代语音学的知识和工具，结合方言及对音材料，又把这一门科学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批判地继承前辈的研究成果是我们学习音韵学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学习音韵学的有利条件。

在学习过程中，困难肯定是有的。产生困难的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首先是研究汉语的历史语音不像研究现代语音那么方便。现代人说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听到，随时随地都有现成的、活的材料供我们研究。古人已逝，他们说话的声音今人是无法听到的，汉语的语音历史只有间接地从文字记录中去推求。可是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从一大堆方块字中寻找古代的读音，追索语音的发展变化，当然会遇到不少困难。其次，古代的音韵学家在运用名词术语或者解释某一概念时，往往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甚至有些人标新立异，故作玄虚，因而，一些普通的问题其说法却是五花八门，使初学的人摸不到头脑，越搞越糊涂。例如“阴声”、“阳声”这两个名词，有的人用来指声调的高低升降（如“阴平”、“阳平”），有的人则用来指字音的收尾带鼻音与不带鼻音（如戴震、孔广森提出的“阴声”、“阳声”）。名词虽同，可是内容完全不一样。再如分析声母的发音方法时，江永、江有诰、陈澧分作“发声”、“送气”、“收声”三种^①；钱大昕分作“出声”、“送气”、“收声”三种^②；洪榜分作“发声”、“送气”、“内收声”、“外收声”四类^③；劳乃宣又分为“戛”、“透”、“辘”、“捺”四类^④。这些名称，乍一看来，有的很不相干，初学音韵的人是很容易搞糊涂的。但是，就其含义来说，各家所指的基本上是一致的。比方“发声”与“戛类”这两个名称，表面看起来毫无共同之处，其实说的都是声母的发音方法。陈澧与劳乃宣各自有过解释：陈澧说：“发声者，不用力而出者也”；劳乃宣说：“气之遇于鼻舌齿唇也，作戛击之势而得音者，谓之戛类。”按新的发音方法名称解释，“发声”与“戛类”都是指不送气的塞音和塞擦音。

上述两点，是初接触音韵的人的主要困难。不过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前面我们说过，在音韵学这个领域内，前人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五四”以

① 江永：《音学辨微·辨七音》，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57；江有诰：《等韵丛说》，6~8页；陈澧：《切韵考外篇》卷三，4页。

②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11页。

③ 洪榜：《四声韵和表》。

④ 劳乃宣：《等韵一得外编》，7~8页。

后，中外音韵学家运用现代语音学的知识去解释古音现象，对那些五花八门的名词术语，都用语音学的原理进行过分析（如罗常培的《汉语音韵学导论》）。因此，初学音韵的人只要真正努力，肯下功夫，在学习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摸清音韵学的规律，就一定能掌握这门科学。

第二节 音韵学的功用

音韵学是汉语史科学和汉语言学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音韵学的研究成果为党和国家制定语文政策，为我们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语文政策提供科学的历史根据。这些是属于汉语史和汉语言学史中讨论的问题。这里所说的音韵学的功用，是指具体应用上的几个方面。

汉语音韵学和整个汉语科学的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以及对古文字学、古典文献以至古典文学的探讨，都有很密切的关系。现在简要分述如下：

首先，掌握了汉语音韵学直接有助于汉语词汇学、汉语语法学和汉语方言学的研究。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词汇和语法离开了它就无法存在。研究一种语言现象，常常很难不管它的语音要素，道理就在这里。所以很多汉语现象的研究都要以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成果为必要的前提。拿汉语双音词产生的问题来说吧。甲骨文的词汇几乎都是单音词。随着社会向前发展，客观事物日益纷繁复杂，人类认识能力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不断提高，语言的词汇也就相应地进一步得到完善和发展。于是，大量新词产生了，一部分词的词义丰富了。但是，单音节的语音形式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一种语言的音节要是无限制地增加，就会影响人们的掌握和应用，不利于交际。第二，如果音节限制在一定范围中，那么要表达不断产生的新事物、新概念，就只好利用同一个语音形式。这样，同音词就会越来越多。无限增多的同音词现象同样也会影响人们的相互交际。因此，双音词就必然地代替了单音词的地位。但是，要研究单音节形式的局限性，必须深入分析当时的语音面貌，分析声、韵、调系统，具体阐明汉语当时有多少音节，说明这些音节为什么不能满足社会交际的需要。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就使我们解释双音词的产生问题成为可能。双音词的产生又直接影响语法，特别是构词法的发展。所以，音韵学又和语法学发生了联系。

对于汉语方言学来说，音韵学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汉语音韵学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汉语方音历史发展变化的状况。这也是汉语历史方言学的任务。在这一点上，汉语音韵学和汉语历史方言学是交错在一起的。了解了汉语语音过去的面

貌，毫无疑问，又有助于认识今天汉语方音分歧的现象。对现代汉语方言现象有一个清晰的历史规律性的了解，是研究方言不可少的一个方面，如果不靠音韵学的帮助，这种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到我们学习汉语方言学时就会有深切的体会了。

其次，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必然为普通语音学提供新的资料。探讨汉语语音发展规律，必然会丰富普通语音学的内容，从而大大有利于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这方面，我们研究得很不够，有待于今后的努力。

再次，学习音韵学，有助于研究古文字学，有助于整理古典文献。

我国文字以形声字为主体，《说文解字》记录了九千多字，形声字就占 90% 左右。文字中的假借与转注也不少。罗常培先生在《汉语音韵学导论》中说：“我国文字，六书旅陈，而谐声一类，十居八九；假借转注，亦缘音滋。故文字声音，相为表里。”^① 所以，研究文字而不从语音角度去分析，至多只能“辨章形体”，绝不能“推寻故言，得其经脉”。

从古典文献的整理来看，我们首先就会碰到“训诂”的问题。训诂的中心环节是转注和假借，而转注或假借又必须基于声音相同或相近。所以清代学者段玉裁说：“音韵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②

最后，学习古典文学，特别是韵体文学，也少不了音韵学的基本知识。不管是《诗经》、《楚辞》、《汉魏乐府》，还是唐诗、宋词、元曲，都有严格的押韵规律，不具备音韵学知识，是无法深刻地认识古代文学大师是如何巧妙地运用汉语这一工具的。至于双声叠韵词的问题，更需要结合音韵学知识加以认识。

从后两方面来说，在整理和继承我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中，音韵学实在是一种重要工具，能起古今贯通的重要作用。

① 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21 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② 段玉裁：《六书音韵表·寄戴东原先生书》，2 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57。

第二章

传统音韵学对汉语语音的分析

第一节 声母的分析

汉语的语音是以一个一个的音节为单位。记录汉语的汉字也是以音节为单位，即一个汉字代表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写成一个汉字。^① 例如：“啊 [aŋ] 他 [t'aŋ] 多 [tuəŋ] 光 [kuaŋŋ] 荣 [z'uŋŋ]”这一串语音就代表了五个音节。^② 基于这一语音特点，传统音韵学分析汉语语音是从分析字音入手的。传统的分析法一般都把每个字音分成三部分：声母、韵母、字（声）调。图 1—2—1 就是对“天” [t'ianŋ] 字这个音节的分析。^③

声母，是指字音开头的部分，比方普通话“发” [fa]、“展” [tʂan]、“生” [ʂəŋ]、“产” [tʂ'an] 等字音中的 [f-]、[tʂ-]、[ʂ-]、[tʂ'-] 都是声母。有

① 儿化韵例外，因为它是一个音节写成两个汉字，“儿”字不自成音节，如“花儿” [xuaŋŋ]。

② 本书全采用国际音标注音，书后附有普通话声韵母的拼音方案与国际音标对照表。

③ 关于韵母的进一步分析，参见本章下一节《韵母的分析》。由于韵母又可以进一步分析，所以近代人唐钺把汉字字音分为起（声母）、舒（韵头）、纵（韵腹）、收（韵尾）四部分（唐钺：《国故新探》）；刘复在《北平方言析数表》中则将其分为头（声母）、颈（韵头）、腹（韵腹）、尾（韵尾）、神（声调）五部分。

些字没有声母，称为零声母。例如普通话的“文”〔uən〕、“昂”〔aŋ〕、“哀”〔ai〕、“矣”〔i〕、“夜”〔ie〕、“而”〔ər〕等字。这些字在古时候有的有声母，有的也没有声母。

声母一般是由辅音^①构成的，例如“班”〔pan〕、“参”〔ts'an〕、“寒”〔xan〕等字音的声母就是辅音。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说，辅音就等于声母。首先，辅音应用的范围不限定在声母，除了作声母之外，有一部分辅音还可以作韵尾。在普通话语音里作韵尾的辅音只有

〔-n〕、〔-ŋ〕两个，如“摊”〔t'an〕、“汤”〔t'aŋ〕。广州话则有〔-m〕、〔-n〕、〔-ŋ〕，〔-p〕、〔-t〕、〔-k〕六个辅音韵尾，如“针”〔tsam〕、“真”〔tsan〕、“增”〔tsaŋ〕、“汁”〔tʃap〕、“质”〔tʃat〕、“则”〔tʃak〕。甚至有的方言还用喉塞音〔ʔ〕或边音〔l〕两个辅音作韵尾，例如苏州人念“尺”为〔ts'ɿʔ〕，湖北通城人念“割”为〔kol〕。此外，有一部分辅音又可以自成音节，例如广州话的“五”〔ŋ〕、江西修水话的“你”〔ŋ〕、上海话的“畝”〔m〕等都是自成音节的辅音。^②其次，声母是指一个字音的开头部分而言，辅音是指发音的性质而言，两者的概念也是完全不同的。

在音韵学上，声母又叫做“字母”、“声类”、“纽”、“声纽”。这些名称都是古代学者称呼声母的别名，它们都是指字音开头的部分。

关于声母的分析，前人注意得比较晚，早期的韵书虽然用反切上字来表示，但并没有统一的标目，同一个声母可以用多个不同的反切上字来表示，如在《广韵》这部韵书里，一个声母〔t-〕就用了“都、丁、多、当、得、德、冬”等七个不同的反切上字来代表。直到唐朝末年才有人参照梵文和藏文的“体文”，创立“字母”，标明声母的类别。每一类举一个字作代表，例如用“帮”〔paŋ〕字做为声母〔p-〕的代表字，称为“帮”字母。

最早创立字母的人是唐末一位名叫守温的和尚。他创立的字母共有三十个，始见于敦煌发现的唐代写卷《守温韵学残卷》中。字母排列的次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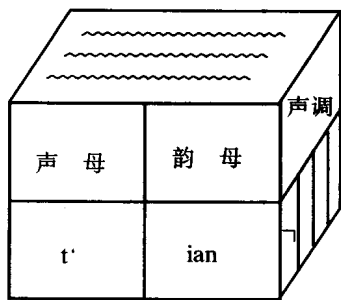


图 1—2—1

① 辅音是指发音时气流在口腔内有阻碍的音。发辅音的时候，气流从肺中呼出，经过声门、咽头、口腔或鼻腔时，受到各种器官不同程度的阻碍，不能自由流出。阻碍的方法和阻碍的部位不同，就造成各种不同的辅音。

② 〔m〕、〔n〕、〔ŋ〕下面加上“·”符号，是表示这些辅音的元音化。

唇音	不、芳、并、明。
舌音	端、透、定、泥是舌头音， 知、彻、澄、日是舌上音。
牙音	见（君）、溪、群、来、疑等字是也。
齿音	精、清、从是齿头音， 审、穿、禅、照是正齿音。
喉音	心、邪、晓是喉中音，清。 匣、喻、影亦是喉中音，浊。

现在音韵学上流传的三十六字母是经后人增补过的，它大致代表了唐、宋间汉语语音系统的三十六个声母。它们是：

帮、滂、并、明。
非、敷、奉、微。
端、透、定、泥。
知、彻、澄、娘。
精、清、从、心、邪。
照、穿、床、审、禅。
见、溪、群、疑。
影、晓、匣、喻。
来、日。

这三十六字母一直沿用到现在，音韵学上称之为传统的三十六字母。

音韵学家根据声母发音部位的不同，把三十六字母分为喉音、牙音、舌音、齿音、唇音五类，即所谓“五音”。《玉篇》卷末所附的《五音声论》以及《广韵》卷末附的《辩字五音法》都是这种分法。前者分为喉、舌、齿、唇、牙，所谓自内向外；后者分为唇、舌、齿、牙、喉，所谓自外向内。不久，又把三十六字母分为七类，即在“五音”的基础上把“来”母别立出来称为“半舌音”，“日”母别立出来称为“半齿音”，是为“七音”。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张麟之改编的《韵镜》和郑樵的《通志·七音略》。后来《切韵指掌图》又有“九音”说，把“半舌”与“半齿”并称为“舌齿音”，把“唇音”分为“重唇”与“轻唇”，“舌音”分为“舌头”与“舌上”，“齿音”分为“齿头”与“正齿”。

我们用现代语音学的知识去研究一下，可以看出“五音”“七音”这套声母发音部位分类法有许多地方是不够科学的。王力在其所著《汉语音韵学》一书中作过详细分析，现在抄录如下：

其实古代所谓牙音就是软颚音（或称舌根音），是舌根与软颚接触所发

的音。舌根的位置紧靠着大牙（最尽头的牙），古人没有觉察到实在的情形，所以才错把舌根和软腭所发的音当做它们的近邻大牙所发的音了……其次便是舌音这个名词太含混。我们知道，除唇音、小舌音与喉音外，无论发什么音的时候，舌头都是动着的；那么岂不是一切的音都可以叫舌音吗？古人所谓舌音，在我们看来，就是口内的闭塞音；古人之所以误称为舌音，正因为发破裂音时，舌头必须翘起来，与口盖接触而完全闭塞了口腔的孔道，如此则舌头的动作很容易察觉到，被动的口盖的作用容易被忽略，而古人便以为那音是由舌头发出了的。再次，古人所谓齿音就是现代所谓舌尖或舌面的摩擦音或塞擦音，这也是错误的观念。他们之所以错，是由于感觉的不确实。本来发摩擦音时，舌头翘起并不接触上腭，因此古人就以为舌头没有动；另一方面，摩擦音的读音时间比较长，在这较长的时间中，我们很容易得到气由齿缝中流出的感觉。古人既没有觉察到这类音的根源，又忽略了舌头的作用，仅有气由齿缝流出的感觉，因此便说这是齿发出的音了……半舌就是边音。发这音的时候，舌头和上腭的接触很松，而且也只有舌头的中面翘起，所以古人误会，以为只用了舌头的一半。半齿就是鼻音加摩擦音。古人对于审音不大精确，把摩擦音叫做齿音，这是因为有气从齿缝中流出的感觉，现在因为加入了鼻音，就有了两个共鸣器，所以从口腔里出来的气便比普通摩擦音少了些，于是齿缝中出气的感觉也比较小，古人随着感觉的减少，便命之曰半齿。^①

至于“重唇”与“轻唇”的分别，一种是指“双唇音”，一种是指“唇齿音”。这是由于发音部位的不同，并不是什么“轻”“重”的区别；“齿头”和“正齿”的分别，一种是指“舌尖前音”，一种是指“舌叶音”和“舌面音”两类，也并不是齿的区别。

现将传统的“七音”和现代语音学上发音部位的新名称对照如下：

一、唇音：

重唇，即双唇音。三十六字母中的“帮”、“滂”、“并”、“明”属之；拟测为 [p]、[pʰ]、[b]、[m]。

轻唇，即唇齿音。三十六字母中的“非”、“敷”、“奉”、“微”属之；拟测为 [pf]、[pfʰ]、[bv]、[m]。

二、舌音：

舌头，即舌尖中音。三十六字母中的“端”、“透”、“定”、“泥”属之；

^① 王力：《汉语音韵学》，52~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拟测为 [t]、[tʰ]、[d]、[n]。

舌上，即舌面前音。三十六字母中的“知”、“彻”、“澄”、“娘”属之；拟测为 [ʈ]、[ʈʰ]、[ɖ]、[ŋ]。

三、齿音：

齿头，即舌尖前音。三十六字母中的“精”、“清”、“从”、“心”、“邪”属之；拟测为 [ts]、[tsʰ]、[dz]、[s]、[z]。

正齿，即舌面音。三十六字母中的“照”、“穿”、“床”、“审”、“禅”属之；拟测为 [tʂ]、[tʂʰ]、[dʂ]、[ʃ]、[ʒ]。

四、牙音：即舌根音。三十六字母中的“见”、“溪”、“群”、“疑”属之；拟测为 [k]、[kʰ]、[g]、[ŋ]。

五、喉音：即舌根音、半元音及零声母。三十六字母中的“晓”、“匣”、“喻”，“影”属之；拟测为 [x]、[ɣ]、[j]、[o]。

六、半舌音：即舌尖的边音。三十六字母中的“来”属之；拟测为 [l]。

七、半齿音：即舌面的鼻音加摩擦。三十六字母中的“日”属之；拟测为 [ɲʂ]。

尽管“五音”“七音”这套旧名称及其分类不够科学，但是在音韵学上还得经常用到它，因此初学音韵的人弄清它们的基本含义是非常必要的。

音韵学家又根据声母的发音方法，把三十六字母分为“清音”和“浊音”两大类。什么叫“清音”什么叫“浊音”呢？前人的解释非常模糊。方以智说：“将以用力轻为清，用力重为浊乎？将以初发声为清，送气声为浊乎？将以啞喉之阴声为清，啞喉之阳声为浊乎？”^① 江永又说：“清浊本于阴阳：一说清为阳，浊为阴，天清而地浊也；一说清为阴而浊为阳，阴字影母为清，阳字喻母为浊也。”^② 他们不懂得“清”、“浊”的区别在于声带的作用，所以弄得如此玄妙。用现代的话来说，“清音”是指不带音（发音时声带不振动）的辅音，“浊音”是指带音（发音时声带振动）的辅音。古代汉语里发浊音的声母比较多，所以古人在分析声母的发音方法时，又把“清音”细分为“全清”和“次清”，把“浊音”细分为“全浊”和“次浊”。按新的名词来解释：

“全清”是指不送气不带音的塞音、擦音和塞擦音，三十六字母中的“帮”[p]、“非”[pf]、“端”[t]、“知”[ʈ]、“精”[ts]、“心”[s]、“照”[tʂ]、“审”

① 方以智：《通雅·切韵声原》卷五十，19页。

② 江永：《音学辨微·辨清浊》，12页。

〔e〕、“见”〔k〕、“晓”〔x〕、“影”〔o〕属之；

“次清”是指送气而不带音的塞音和塞擦音，三十六字母中的“滂”〔pʰ〕、“敷”〔pfʰ〕、“透”〔tʰ〕、“彻”〔tʃʰ〕、“清”〔tsʰ〕、“穿”〔tʃʰ〕、“溪”〔kʰ〕属之；

“全浊”是指带音的塞音、擦音和塞擦音，三十六字母中的“并”〔b〕、“奉”〔bv〕、“定”〔d〕、“澄”〔dʒ〕、“从”〔dz〕、“邪”〔z〕、“床”〔dz〕、“禅”〔z〕、“群”〔g〕、“匣”〔ɣ〕属之；

“次浊”是指带音的鼻音、边音和半元音，三十六字母中的“明”〔m〕、“微”〔mj〕、“泥”〔n〕、“娘”〔nɣ〕、“疑”〔ŋ〕、“喻”〔j〕、“来”〔l〕、“日”〔nz〕属之。

在分析声母的发音方法时，明清等韵学家还用了“发声、送气、收声”和“戛、透、斩、捺”等一系列名称。“发、送、收”之别，始见于方以智的《通雅》，江永、江有诰、陈澧等人都沿用这种说法，钱大昕则名之为“出、送、收”。到了清末，劳乃宣又将其改为“戛、透、斩、捺”四类，邵作舟将其改为“戛、透、拂、斩、揉”五类。^①其实，上述不同的名称都是指声母发音时送气或不送气，或气程受阻碍的方式而言的。比方“戛类”和“透类”，发音初期都是气程全受阻碍的，然后排除口腔中的阻碍，破裂而出。前者是不送气的塞音和塞擦音，后者是送气的塞音和塞擦音。“斩类”是发音时气程半受阻碍的擦音和边音（邵作舟分作“拂类”和“斩类”）。“捺类”即指鼻音，这类音发音时也是气程全受阻碍的，不过气自鼻出，没有爆发。以上这套名称很不好懂，过去的人解释得也往往不一致。初学的人是容易被它弄糊涂的，我们暂时不要纠缠在这些问题上。

最后，根据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旧名称把三十六字母列成一个表（见表1—2—1），并用语音学上的新名称加以对照，供读者参考。

表 1—2—1

三十六字母新旧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对照表

三十六字母 发音部位 旧名称		发音方法 旧名称 和新名称		全清 (不送气不带音的塞音和塞擦音)	次清 (送气不带音的塞音和塞擦音)	全浊 (带音的塞音和塞擦音)	次浊 (带音的鼻音、边音和半元音)	全清 (不带音的擦音)	全浊 (带音的擦音)
		发音部位 旧名称	发音部位 新名称						
唇音	重唇	双唇音		帮 [p]	滂 [pʰ]	并 [b]	明 [m]		
	轻唇	唇齿音		非 [pf]	敷 [pfʰ]	奉 [bv]	微 [mj]		

① 参见劳乃宣：《等韵一得外篇》，37页。